

詩詞札叢

吳小如

北京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先生四十年间撰写的古典诗、词、曲鉴赏和评论文章八十多篇，分“诗歌札丛”、“词曲札丛”、“其它”三辑。

吴先生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学殖渊深。无论是对古典诗词原著的解释或对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作人云亦云之谈。

本书所辑篇章，思路开阔，旁征博引，铺采摛文，淋漓酣畅。它们不仅可以给读者带来一种愉悦的文学享受；而且，对丰富古典文学知识，提高阅读和鉴赏能力，无疑都会大有裨益。

诗 词 札 从

Shici zhacong

吴 小 如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安平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74,000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7-200-00338-7/4·57

定 价：4.25 元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吴小如，本名吴同宝，安徽泾县人，1922年生。现任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教授。著有《中国小说讲话 及其它》、《古典小说漫稿》、《读书丛札》、《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台下人语》、《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古典诗文述略》、《古文精读举隅》，并有译作《巴尔扎克传》(与程毓徵合译)等。

我是怎样讲析古典诗词的

——代序——

五十年代末，北大中文系决定把中国文学史课程中讲析作品的部分划出来，另辟《历代诗歌选》和《历代散文选》两门新课，最初由我承乏，分别讲授。到1961年，中央人民电台辟了“阅读和欣赏”的新节目，也是由我唱的开锣戏。从那时起，我开始写一些赏析古典诗词的文章。近十年来，赏析作品之风大盛，不仅有专门刊物，还出版了不少鉴赏古今名作的书籍。我也经常应邀写些这方面的文字。现在就谈一点切身体会。

首先我以为，不是任何作品都可以写成赏析文字的，它必须有赏析的价值和可赏析的特点。人们每说某篇赏析文章写得好，我说这是由于原作精彩。如果一篇作品本经不起分析推敲，却硬要拿来作文章，那就是为赏析而赏析。有时原作中并没有这层意思，而赏析者却从中引申出许多内容来（如说李白《忆秦娥》中的男女主人公因官府差役的缘故而被拆散之类），这就未免失之于无中生有的主观臆测。其次，对某一篇作品进行赏析，或多或少总要有点自己的心得体会，而不宜人云亦云，敷衍成章。这样的赏析文章才能有特色，质量也才能有保证。另外，写赏析文章本身就是一种再创作，也应该注意到思想性和艺术性，不能质木无文，读了令人乏味。譬如当年朱自清和俞平伯两位先生都撰写过分析《古诗十九首》的文章，他们不仅讲出了原作的精彩处和本人各自的体会，而且文章本身就象一首抒情诗，给人以美的享受。

这才是讲析古典诗词最理想的成就。

至于我本人，无论是在课堂上分析作品或写赏析文章，一直给自己立下几条规矩。一曰通训诂，二曰明典故，三曰察背景，四曰考身世。最后归结到揆情度理这一总的原则，由它来统摄以上四点。尽管如此，有时写出文章来仍不免出硬伤。譬如我讲李煜的〔长相思〕，认为“云一纲”是指发髻，这本说得通。但我说发髻是梳在头部后面的，这就是外行话。盖古代女子发髻大都盘于头顶，并不象今天的女子把髻绾在后脑海上。所谓“城中好高髻”、“玉簪螺髻”云云，都可证明我是讲错了。又如我讲辛弃疾〔清平乐〕：“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我认为辛用谢灵运诗“池塘生春草”，便说此词写春天景色。可是这首词的下文提到“卧剥莲蓬”，莲蓬要夏末秋初才有，说它写春景就很不妥当。凡此种种，错了就改，决不为自己护短，文过饰非。这是我一贯的态度。

所谓“通训诂”，指对一首诗的每一字句都必须正确理解。如果连字句都没有弄懂，那么分析得天花乱坠也不会得出正确结论，还谈什么欣赏？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而怎样才算正确理解，则应当用揆情度理的原则去衡量。姑举家喻户晓的《木兰诗》为例。诗中有这样几句：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这几句诗多为人所忽略。木兰从头一天夜里已见军帖，“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其心事重重，不言而喻。她所以停梭止织，正是她有所虑、有所忧的表现，怎么能“无所思”、“无所忆”呢？这“思”和“忆”的训诂问题便引起我的注意。于是我就细检《诗经》的十五国风，凡可确认为民歌者就计算在内，而象《载驰》那样可能被认为是贵族阶级的作品就另案处理，两者共得用“思”字的诗句在内的有二十二篇；其中不涉及男女情爱相思之义的仅七八篇（这七八篇基本上不是民歌），在这七八篇中尚有是否指相思之意

而不能肯定的，姑且也不予计算。这样，国风中十分之六七的“思”字都是指男女相思慕而言，就是现代汉语中所谓“害相思病”的“思”字的涵义。而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之言“所思”（如“有所思”、“所思在远道”）、“长相思”、“思君令人老”云云，都是指男女或夫妇之思。至于《饮马长城窟行》之“下言长相忆”、《西洲曲》之“忆梅下西洲”，则“所忆”亦指男女夫妇之间的思念。由此可见，“思”与“忆”应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思”和“忆”无所不包，而狭义的“思”和“忆”则专指男女间的互相思忆。然则《木兰诗》中的语句应该怎样理解就一清二楚了。“所思”、“所忆”乃男女情爱之事，而所思所忆之人，也是指意中的情侣恋人，非泛指一切其它的人和事。这从北朝《折杨柳枝歌》也可得到旁证：“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此数语为《木兰诗》之所从出，不正说明“思”和“忆”的内在涵义么？木兰回答“无所思”、“无所忆”者，意在说明自己并非少女怀春，而是想到父亲年老，出征作战大有困难。这样讲，既解决了“无所思”两句仿佛辞费的疑窦，又从一问一答中体现出木兰这一少女形象的高尚纯洁，不同于一般只想着找婆家生孩子的女性。可见字词的训诂是与诗中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有密切关联的。

至于“明典故”，对于诗词欣赏的关系就更大。朱自清先生在《古诗十九首释》中讲析“行行重行行”一首，先注明典故的出处，如“与君生别离”出于《九歌》的“悲莫悲兮生别离”，“道路阻且长”出于《诗·蒹葭》的“遯遯从之，道阻且长”，“思君令人老”出于《诗·小弁》的“维忧用老”。然后朱先生解释道：

诗中引用《诗经》、《楚辞》，可见作者是文人。“生别离”和“阻且长”是用成辞；前者暗示“悲莫悲兮”的意思，后者暗示“从之”不得的意思。借者引用的成辞的上下文，补充未申明的含意；读者若能知道所引用的全句以至全篇，便可从联

想领会得这种含意。这样，诗句就增厚了力量。这所谓词短意长；以技巧而论，是很经济的。典故的效用便在此。“思君令人老”脱胎于“维忧用老”而稍加变化；知道《诗经》的句子的读者，就知道本诗这一句是暗示着相思的烦忧了。

这足以说明我国传统诗词中典故的妙用。如果不明典故，往往就会把作者写诗的原意误解。辛弃疾词中用典最多，而被人误解或曲解处也就自然在所难免。我举他的〔水龙吟〕下片为例：

休说鲈鱼堪鲙，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

前三句典出《世说新语·识鉴》和《晋书·张翰传》，指西晋时张翰在洛阳，“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认为人生贵在适意，岂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于是命驾南归。而“求田问舍”三句典出《三国志·陈登传》，指刘备指摘许汜只知“求田问舍”，忘掉了“忧国忘家”的“救世之意”。我从前曾在一篇札记中对此加以解释：

按，张翰由洛归吴，故辛此词以之喻沦陷于中原、思归未得之人。意谓莫道吴中鲈鱼味美，今河洛尚有思南归而未得之人也。盖“归未”云者，正是期待远人来归语气。近人或解为辛不欲效张翰之忘情世事、弃官还乡云云，疑非是。

又按，“求田问舍”云云，盖指南渡诸臣，但知求田问舍如许汜而已。“张翰”未归，“许汜”求田，“刘郎”忧国，三者各有所喻。而“刘郎”又辛自喻也。

总之，我不同意把张翰说成作者自喻，因为那样讲，不仅语气不连贯，而且与典故的内容也不切合。可见“明典故”在讲析诗词作品中是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了。

“察背景”对于理解一首诗的思想内容至为关键。典型的例证就是对《诗·伐檀》中“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两句的理解。往时我写《诗三百篇臆札》（载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第九辑），对此曾有详细说明。今节录如下：

《孟子·尽心上》：“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此以“君子”为诗人理想中之正面人物，意谓惟彼君子乃为不素餐之人也。先秦人读此诗，率皆作如是解。然自五四运动以来，胡适始创为异说，其言曰：“……你看那《伐檀》的诗人对于那时的‘君子’，何等冷嘲热骂！……”……而《古史辨》派学者如顾颉刚、刘大白、魏建功诸家，皆主其说。（下略。顾释“君子”为“大人先生”；刘释“君子”为“官僚绅士”；魏释“君子”为“阔人”。原文不具引。）今按：诸说皆未洽。其理由有三：一、《诗三百篇》中所言“君子”，无一处为意含讽刺，不得独于此诗别生异解，二、诗人所指斥之对象用指代词“尔”，而于其心目中之理想人物（“君子”）则用指代词“彼”，“尔”之不同于“彼”，固甚明白（此说前人亦已言之。方苞《朱子诗义补正》卷三云：“治人者食于人，以贫薄之地竭力以奉尔，望相恤也；而尔不我恤。独不闻君子之不素餐乎？言彼者，讽此人之不然也。”近人缪金源亦由此二指代词之不同以释“君子”非指上文之“尔”）；三、尤重要者，说此诗必不能忽忘成诗之时代。此诗乃二千余年前之奴隶制社会或由奴隶制向封建制逐步转化之社会中为劳动人民立言而作。夫存在决定意识，其人作诗必不能超越时代之局限。当时之被剥削、被压迫者，固未能如五四时代之资产阶级学者，已能辨识所谓“君子”（即奴隶主或封建主）之反动阶

级本质也。至一九五五年，余冠英先生编注《诗经选》，仍力主以“君子”为讽刺对象之说而非议旧解，且示轩轾之意。是径以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之水平取代两千余年前诗人之思想矣，岂符于历史唯物主义耶？故予以为如诸家之说，是“拔高”此诗，而非本诸实事求是之精神，与之以科学评价也。

此外，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即《伐檀》与《硕鼠》为姊妹篇。《硕鼠》的作者向往着一片“乐土”，希望到了那里便不再受罪，“爰得我所”了。其实只要有剥削制度，就不会有真正的“乐土”，这不过是诗人不切实际的幻想，也可以说是《硕鼠》的局限性。既然《硕鼠》的作者心目中可以有“乐土”，为什么《伐檀》的作者不可以把“君子”作为他理想中的统治者呢？

关于“考身世”，对于一首诗的作者及其写作年代有着密切关系。我只想举一简单例子。今本孟浩然的诗集中有一首《除夜书怀》，头一句就说“迢递三巴路”。但孟浩然一生没到过四川，这首诗的作者显然是另外一个人。《全唐诗》把此诗列在晚唐诗人崔涂的名下，看来是正确的。

只有把上述四点认真做到，并且以揆情度理的原则去衡量，至少自己感到这样理解是通情达理、合情入理的，那么所讲析的思想内容和所欣赏的艺术手法才可能有说服力，才算有的放矢。这些体会原算不上什么“治学之道”，只是自己写赏析文章和读古典诗词时所恪守的几条准则而已。愿与爱好古典文学的广大读者共勉！

目 录

我是怎样讲析古典诗词的——代序	1
第一辑 诗歌札丛	1
《弹歌》浅释	1
《击壤歌》探源	3
“击壤”探源	7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8
说《诗·关雎》.....	15
《诗·关雎》补说.....	20
《采薇》和《何草不黄》.....	22
说汉诗.....	29
汉乐府《长歌行》讲析.....	35
说古诗《行行重行行》.....	39
说古诗《西北有高楼》.....	43
说古诗《冉冉孤生竹》和《回车驾言迈》.....	46
说古诗《凛凛岁云暮》.....	52
释《四愁诗》之“翰”.....	56
说曹丕《燕歌行》.....	58
说孔稚圭《游太平山》.....	62
《西洲曲》臆解.....	65
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71
附：跋语	88
读贺知章《咏柳》绝句.....	89

说王之涣《登鹳雀楼》.....	93
说王维《老将行》“今日垂杨生左肘”.....	95
说李白《望庐山瀑布》二首.....	97
说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103
说李白《早发白帝城》.....	110
说李白《玉阶怨》.....	112
说张继的《枫桥夜泊》.....	115
说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	117
说韩愈猎诗《雉带箭》.....	121
柳宗元的山水小诗——《江雪》.....	123
说李贺《李凭箜篌引》.....	127
说李贺《梦天》.....	131
“病树前头万木春”是讽刺诗.....	133
说白居易《勤政楼西老柳》.....	134
说“推敲”.....	138
关于“推敲”故事的出处.....	140
《渡桑乾》的作者.....	141
是谁“休更问前程”？——谈范仲淹《咏蚊》诗.....	143
宋人咏昭君诗.....	144
谈范成大的一首诗——注释争鸣一例.....	145
漫谈咏除夕的诗.....	148
第二辑 词曲札丛	150
说李白[菩萨蛮].....	150
读张志和[渔歌子](一名《渔父》).....	153
说白居易[长相思].....	157
一声村落鸡.....	161
——温庭筠《更漏子》第五首试析兼探温词的特色	161
画屏金鹧鸪.....	171

——释温庭筠[更漏子]第一、六首兼论典型温词的特色	171
满庭堆落花	178
——释温庭筠[更漏子]第二、三、四首兼论词中抒情	
主人公问题	178
说温庭筠[梦江南]二首	186
说鹿虔辰[临江仙]	188
介绍南唐李璟的两首[山花子]	192
介绍李煜前期的词	198
介绍李煜后期的词	205
说李煜[子夜歌](即[菩萨蛮])	211
说李煜[浪淘沙]	213
释柳永[八声甘州]之“颙望”	216
说张先[天仙子]	218
说晏几道[鹧鸪天]	225
说苏轼[水调歌头]	228
说苏轼[浣溪沙]五首	235
“羽扇纶巾”及其他	244
说苏轼[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	246
说周邦彦[解语花]《上元》	252
说李清照[如梦令]二首	257
说李清照[念奴娇](即[壶中天慢])	259
说李清照[声声慢]	263
“春水”怎能在秋天	267
说岳飞[小重山]	268
说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274
说辛弃疾[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	276
说辛弃疾[念奴娇]《书东流村壁》	280
说辛弃疾[清平乐] (“茅檐低小”)	284

说“明月别枝惊鹊”.....	288
说辛弃疾[西江月].....	289
说辛弃疾[贺新郎]（“甚矣吾衰矣”）.....	291
说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301
关于乔吉的叠字曲.....	305
第三辑 其它.....	306
读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	306
读俞平伯先生《读词偶得》(重印本).....	322
读俞平伯先生《清真词释》.....	326
读《唐诗三百首》.....	329
读《唐宋词选释》.....	335
《词学论荟》题记.....	338
“比兴”、“寄托”和“比附”.....	346
“以意逆志”的辩证法.....	347
诗词中的“登楼”、“上楼”.....	348
向屏幕上的老师请教.....	352
后 记.....	355

第一辑 诗歌札丛

《弹歌》浅释

断竹，续竹；
飞土，逐肉。

这首《弹歌》最早见于东汉人赵晔写的《吴越春秋》卷五。它描写了上古人民制作弹弓、弹射禽兽的整个过程，反映了原始社会的射猎活动，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歌之一。歌辞虽短，却有些费解：必须先弄清古代弹弓是怎样制作的，才能理解诗意。据《太平御览》卷七五五引《谈薮》说：“弹状如弓，以竹为弦。”原来弹弓和弓差不多，不过最初是用竹子作弦的。这在东汉人李尤写的《弹铭》里说得更清楚：

昔之造弹，起意弦木。以丸为矢，合竹为朴。漆饰以靧，不用筋角。

所谓“弦木”，可能是指有弹性的、能够弯过来的木条。弹弓的弧，正是把直木用火烤得能弯过来，然后制成的。“朴”，本指细小的木条，这里疑即指弦。“合木为朴”，即指把细竹条连接在木弧上当弦用。“漆饰”二句，则言这种原始的弹弓，只用漆涂饰在上面，不像后世的弓是用兽角作弧、兽筋作弦的。这就使我们懂得，《弹歌》里的“竹”是指弦，“土”是指弹丸——这种弹丸是用泥土搓成的，到后世改用金属，就可以致人死命了。但是“断竹，

续竹”这两句应该怎样讲呢？《太平御览》卷七五五里也引了这首《弹歌》，而个别字句不同，“续竹”二字是作“属木”的。这个异文帮助我们解决了问题。“属”是“连缀”的意思，“属木”是指把竹弦连缀在木弧上。比照“属木”句类推，则“续竹”的“续”也应该是连缀的意思。“续竹”等于说“缀弦”。这样，我们不妨把《弹歌》语译一下：

把竹子砍下来，
然后把它连缀在弹弓的木弧上（当弦用）；
弹丸从弹弓上飞射出去，
直奔禽兽的肉体。

这首歌形象性很突出。头两句说弹弓制作很简单，装上竹弦就能把弹丸射出去。第三句形容弹丸离弦后像飞一样，第四句的“逐”，本是“追”的意思①，这里是说禽兽见人要伤害它，就赶快逃走，而弹丸一下子就把它追上，命中它的肉体。这不仅写出弹丸的飞速，也描写了发射时的准确性。文辞虽简，概括力却是很强的。

附：俞平伯先生来信

说弹弓“以竹为弦”，说“续竹等于缀弦”，皆是。但引《御览》以“续竹”为“属木”，恐未是（类书引文每不甚可靠）。“断竹”、“续竹”最能写出弹弓之情状。它以竹为弦并非整的，如果是整根的竹子，怎么能拉？应是把竹子分为一般长的两小段，而中间用牛筋之类连起来，最中间有一小圆槽，以安放弹丸。始断竹而后续竹，工序十分明白，非此不可。至于把这根竹弦与弧连属，这是当然的，似用不着写在歌里。只有八个字，把弹弓的要点完全

① 据近人杨树达先生考订，“逐”专指追赶野兽，“追”专指追人，见其所著《积微居甲文说》卷上。此处正是追赶禽兽的意思。

写出了。这最古的歌谣，确是很概括。

今按：关于弹弓的制法，俞先生来信所说确较鄙见精详可信，故附于后以纠拙文之失。

《击壤歌》探源

陈山先生在一九六一年第五期《诗刊》上发表了《〈击壤歌〉是一首什么性质的歌》一文，认为这是一首“无意于歌颂‘帝力’而恰恰歌颂了它”的颂歌。而且认为：沈德潜的《古诗源》选了它并把它列为第一篇，就因为它是“旧时代歌颂王权统治的一首好歌”。徐应佩先生不同意这个意见，在光明日报《东风》版发表了一篇《〈击壤歌〉是首颂歌吗》（见1961年11月21日），认为这首歌“不但不是对于‘圣君’的歌颂，而且是对‘帝力’的否定”。接着陈山先生在六二年一月十八日《东风》版又发表了《再谈〈击壤歌〉》，仍主前说，并涉及沈德潜《古诗源》的编选观点。现在我也想谈一下这首歌，希望得到读者和陈、徐两位先生指教。

《击壤歌》最初见于东汉王充的《论衡》，又见于《论语比考谶》。后来晋人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和《高士传》，都把这首歌收入。《帝王世纪》原书已佚，但我们从《艺文类聚》卷十一、《群书治要》卷十一和《太平御览》卷八十里面，都能找到此书有关这首歌的记载，惟文字互有出入。《古诗源》是根据《群书治要》选录的，现照录《治要》如下：

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五十老人击壤于道。观者叹曰：“大哉，尧之德也！”老人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

这首歌当然不是唐尧时代的作品，古人早已谈及；但其产生的年代